

一场奋不顾身的革命
一段视死如归的爱情

我的爱人同志，
等我回来，
那时革命成功了，
我们一定举办一场隆重的婚礼！

唐栋
蒲逊
著

爱人同志

上

友谊出版公司

创美工厂

爱人·

唐栋 蒲逊 著

同志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人·同志 : 全2册 / 唐栋, 蒲逊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7.10

ISBN 978-7-5057-4206-2

I. ①爱… II. ①唐… ②蒲…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0569号

书名 爱人·同志
著者 唐栋 蒲逊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26印张 791千字
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206-2
定价 68.00元 (全2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序

《爱人·同志》这个戏，算是我拍戏生涯里迄今为止最为曲折和漫长的一段经历。

编剧蒲逊和唐栋也是一对爱人·同志，在他们还是同志的时候，我爱人介绍他们成了爱人，因此拍这部戏便成了我义不容辞的事。

他们最初打算写陈铁军和周文雍烈士，那一幕刑场上的婚礼早已广为人知。为此他们夫妇俩下生活、做采访，准备了数年。大约在2010年的时候，剧本初成并交到了我手里。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小时候看过的《苦斗》《三家巷》等小说人物、情节迅速浮现脑海。我随即开始了项目筹备工作，看景、选演员、查资料。可是不久拍摄资金就出现了变化。的确，那个时候中国电视剧开始了迅猛无比的商业化浪潮，这种传统的革命题材受到了市场的质疑。但我始终认为它的故事和人物一定会有观众喜欢。在漫长的等待期间，这对编剧的爱人·同志反复修改剧本。当我再次看到剧本定稿的时候，我认为它已经升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青春史。但它仍然需要等待市场的青睐。

在这个漫长的等待回春期间，我陆续拍摄了《战旗》《十送红军》《平凡的世界》和《怒火英雄》四部戏，时间一晃过去了5年。其间我们幸运地遇到了著名制片人——曾经拍摄过《士兵突击》和《军歌嘹亮》的张谦先生。在他的穿针引线 and 运筹帷幄下，在原制片人朱川女士的长期坚守下，一个具有良好审美判断的投资人韩非先生携强视公司强势介入了，适逢《平凡的世界》取得成功，市场开始重新审视和接受这个题材。

2016年，我们终于开始拍摄这部戏。较之前期的曲折，拍摄过程就显得波澜不惊了，尽管我们遇到了广东百年不遇的大雪和60年一遇的暴

雨，但并未给我们的拍摄工作造成太多的障碍，而我们的作品却更加精彩纷呈了，因为又一对英雄的爱人·同志——这部戏的男女主角王雷和李小萌——加入了我们的创作团队。当然他俩和我们的故事需要用另外的篇章来书写，在这里只谈一点：他们当初为了这个戏推迟了要孩子的计划，不过当这个戏播出的时候，可爱的小宝宝已经满月。

总之做这样一个题材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过程，但这7年我们没有退缩。

我最后想用这样一段话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拍摄这部片子：

“人民有权得到艺术，艺术就是民主，而最民主的艺术就是能使人民认同的电影。”

这是电影理论史上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巴拉兹·贝拉在1924年提出的。

我们的作品里也许会有卑微如蝼蚁的小人物。但却从来没有轻薄如纸的人生。

毛卫宁（电视剧《爱人·同志》导演）

芳草已经碧连天

——《爱人·同志》创作始末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这几年去了不少地方，拍了不少剧目，但我印象最深的是《爱人·同志》。如今回眸，竟瞬间有了苍茫感。

五年前的2012年的3月，我正在深圳拍摄根据慕容雪村小说《天堂向左，深圳往右》改编的电视剧《相爱十年》，与此同时，北京的剪辑棚里正在后期制作《孤军英雄》，在山东沂南我担任总制片人的电视剧《战旗》已经开机拍摄，以至于我每天每次接到电话都要转换思路，想明白这是哪个剧组的事。

当我正打算从深圳转往山东沂南《战旗》拍摄地的时候，接到《战旗》导演毛卫宁的电话，让我去趟广州，说有个电视剧项目要跟我聊聊，编剧唐栋、蒲逊在等我。唐栋是军内非常有名望的老作家，担任广州军区文工团团长很多年，蒲逊是他夫人，也是耳闻已久的著名编剧。我于是从命，在广州见到了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的家夫妇。

这之后一晃就是三年。三年内我和项目的发起人朱川女士在广州、上海、成都，北京召集了多次剧本讨论会和拍摄筹备会。这期间我建议将剧本由原名《芳草碧连天》改成了《爱人·同志》。因我觉得在剧本所描写的大革命的艰难岁月中，其主要人物关系有的成为爱人但成不了同志，有的只能成为同志却无法成为爱人，有人牺牲，有人叛变，只有男女主人公经历生死磨难走到了最后，真心相爱且志向坚定。同时我感觉《爱人·同志》这个片名对观众也更有吸引力。

原投资方出了变故，于是又寻找新的投资方，我把这个项目推荐给上

海、北京等数家影视投资公司的老总们。他们普遍觉得这么个大革命题材，不是所谓的大IP，无时尚感，也不可能找来大明星，拍摄难度又相对较大，婉言谢绝了我。我跟他们说，这部剧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青春期，那代人的理想信念坚持和他们的风采，对当代人来说陌生的，我们会用精良的拍摄制作品质，拍出那个年代的青春偶像剧，从我们以往的作品来看，我们有这个能力和充分的信心。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我们的媒体和观众需要这么一部剧。老总们听我说完都是笑着摇摇头，我每次也是笑着摆摆手说再见。

2015年的夏天，北京百子湾路旁的烧烤摊上，喝着啤酒吃着烤串，我跟曾在传媒大学一起读制片人研修班的同学韩非讲起这个项目。他刚到强视影视公司当总经理，我了解强视公司是广东省的影视企业，《爱人·同志》讲的正是广东的历史和人文风情，强视公司的董事长游建明在业内享有盛誉，应该会感兴趣。韩非同学说，明天上班跟董事长商量商量。说完继续喝酒撸串。

事情就这么成了。2015年12月28日，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爱人·同志》正式在广东省佛山市西樵镇开机拍摄。我们来到这里拍摄的主要原因是，之前这里因拍摄电影《叶问》搭建了一个影视景区，有民国时期的香港街和广州街，正好符合我们的剧情需要。西樵山曾经是佛教圣地，山顶上的观音菩萨像高高耸立，方圆十几公里都看得见。热闹的南方小镇的喧嚣与西樵山沟壑中读书院的幽深，相映共存。

关于主演的人选，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从角色和表演能力考虑提出的人选因各种原因都被资方否定了；资方提出的一些人选我和毛卫宁导演又觉得不太合适。还有十几天就要开机了，男女主演还定不下来。我不由得焦急起来，还向韩非同学发了脾气。突然间就有了转机，毛卫宁导演联系上了正在欧洲拍摄《最后一张签证》的演员王雷，请他来演男一号麦秋实；紧接着，他的夫人李小萌也顺理成章地答应来演女一号梦苏。我问毛导演是怎么做到的，他说王雷和小萌已经计划要孩子了，若拍完《爱人·同志》再要孩子时间上会更好，而且作为女演员趁年轻留下一部担纲女主角的作品是很必要的。我直夸毛导演会做思想工作。

拍摄期间有几件事：一是赶上了广东省六十年不遇的降雪，雨水也很

大，山洪差点冲毁了我们花了一百多万搭建起来的村落。二是赶上春节，剧组人员的家属从四川成都、天津、大连等地赶来过节，全剧组热热闹闹地办了联欢会，毛导演、韩非同学、美女老总朱川都贡献了不菲的奖品——苹果手机。三是唐栋、蒲逊夫妇来剧组探班送来了广州军区最有名的“老班长”包子，全剧组上下欢腾，共享美食。

而在这期间，我的老母亲一直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ICU病房抢救治疗，之前2014、2015年的春节我都是在医院陪老母亲度过的，每当看着病床上孱弱的母亲，内心都充满了伤痛和苦楚。这一次我陪剧组过完大年三十后，正月初一从广州乘飞机赶到了天津，陪母亲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一个春节。2016年的3月18日，《爱人·同志》还未关机，我慈爱的母亲告别了人世，与我在天堂的父亲相聚去了……

《爱人·同志》最后在上海松江结束了全部拍摄，旋即进入后期剪辑制作。剪辑师李渊与毛卫宁导演合作多年，很是默契。作曲胡小鹏写出了恢弘动人的音乐。片花打动了很多电视台的朋友和媒体人，都一致称赞。

诚如我开始寻找投资时遇到的阻力一样，发行工作一直不太顺利。我从始至终认为，好东西自然会有好的结果，与那些风过无痕的剧相比，《爱人·同志》更有社会价值，同时也会给投资方带来经济价值。邀请专家、权威开研讨会的时候，我讲了两句话：一是做这部剧的初衷，中国共产党走过无数血雨腥风，多少先辈奋斗牺牲，到了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当初是为什么出发的。二是最近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幅题字：“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而《爱人·同志》便是用电视剧的方式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2017年7月底，《爱人·同志》终于在江苏南京地面频道首播了，在没有任何宣传（俗称“裸播”）的情况下，播出成绩为第一名。紧接着，上海、成都闻风而动相继播出，中央电视台也确定于10月份中共中央十九大召开期间在央视黄金档播出。

回顾这么多年来完成的电视剧项目，让我感慨莫名。真是一个剧一个命，猜得中结尾，猜不中过程，其间五味杂陈。但大家的努力、那些一起奋斗的日日夜夜、那些美丽的风景，那些酒桌上的笑语、那些分手时的握手拥抱都成为了我们一段抹不去的人生经历和共同记忆，而且历久弥新。

《爱人·同志》发轫于蒲逊、唐栋，项目发起者朱川、毛卫宁，拍摄前的剧本修改工作由周宇、张婵娟完成，韩非代表强视公司负责了大半投资以及制片和发行工作，劳苦功高。郭宏作为制片人负责剧组管理和生产，导演张彤负责所有的拍摄实施，美术指导王刚，摄影指导王逸伟、俞波，录音师毛勤若，灯光师宋光辉。感谢所有为此剧做出贡献的领导、朋友和同仁们！这部电视剧是大家共同心血的结晶。

此时窗外秋高气爽。衷心希望《爱人·同志》不会让读者朋友们失望，感谢您的阅读！

张谦（电视剧《爱人·同志》总制片人）

2017年9月6日

目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启	009
第二章	长洲岛	043
第三章	工贼	073
第四章	三年之秘	119
第五章	旧梦	139
第六章	红浪	159
第七章	出征日的表白	185
第八章	甘辛	219
第九章	一颗苦果	243
第十章	战乱之秋	263
第十一章	白色恐怖	289
第十二章	广州的烽火	331
第十三章	侵袭	353
第十四章	激化	373
第十五章	归途难觅	395
第十六章	小萝卜头	419

第十七章	人心	441
第十八章	蛰伏	463
第十九章	红船	487
第二十章	归队	511
第二十一章	长兴	535
第二十二章	久别重逢	561
第二十三章	退婚	583
第二十四章	婚礼	595
第二十五章	蒙冤	619
第二十六章	惊变	635
第二十七章	转机	665
第二十八章	隐患	679
第二十九章	真相	693
第三十章	暴露	709
第三十一章	孤苦	723
第三十二章	机会	739
第三十三章	阴谋	767
第三十四章	昭雪	779
第三十五章	胜利	789
第三十六章	团圆	795

引子

碧青在花轿里一眼扫见“恕我今天不能与你成婚”几个字，脑袋嗡嗡直响，失态地惊叫了一声。

舅翁闻声问道：“青儿，你怎么了？”

碧青将纸扇从帘缝递给舅翁。

碧青小姐：

你我素昧平生，却被父母从小定亲，此乃封建宗法之陈俗也。纵观今日之中国，大浪淘沙，革旧除弊，“五四”新潮风起云涌，我们各自皆应珍惜青春，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创造光明美好之新生活。恕我今天不能与你成婚，我已在返回广州途中。故以此书明示心志，望深切鉴谅！

——麦耀棠

舅翁看过之后气得两手发抖：“这、这不是休书吗！”

伴娘吃惊地问：“啊，休书？”

碧青跳下轿子：“舅翁，我、我们回去吧。”

伴娘跟着从轿上下来：“回去？这可不行！出门的时候你阿妈交代过了，一定得把你送到麦府。”

“不，我不去他们麦家了，我要回去！”

舅翁拦住碧青：“孩子，不能回去！你出了沈家的门就算是麦家的人了，他就是休你，也得有一个正式的休书吧，这半道上差人送来一把折扇，在扇子上写那么几句话算什么事？再说了，他写的是‘今天不能与你成婚’，

那是不是明天、后天就可以了呢？”

碧青说：“他人人都跑回广州去了，哪还有什么‘明天’‘后天’呀！”

舅翁安慰道：“跑去广州又怎样？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老子、祖宗都在这里，跑到哪儿他都得回来。”

碧青摇摇头：“这个人……不能来接我也罢，可他又写这样的话来，我受不了，我不能再到他们家去……”

碧青一把从舅翁手上拿过纸扇，转身就往回走。

“回来！”舅翁喊了一声，走到碧青跟前，“你舅我活到这么一大把年纪，还没听说过有哪家新娘抬到半道又给堵回去的。你是他麦家提亲、行聘、明媒正娶的媳妇，咱不能凭他写在扇子上的这几句话就自甘受辱。想想看，你已经是出了娘家门的人了，还没进婆家的门，就这么着折回去，镇上人的唾沫星子都得把你淹死，你爸妈还怎么做人啊？”

想起了临上轿前母亲叮嘱的那番话——青儿，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坐上花轿，你就生是麦耀棠的人，死是他麦家的鬼……碧青抽泣着不知如何是好……

坐在青衣轿上代新郎来迎亲的后生跑过来问：“什么事？出什么事了？”舅翁没好气地说：“什么事，回头问你们麦家人去！”后生一愣，感觉不宜多嘴，打了几声哈哈跑回迎亲的队伍。

“青儿，别使性子了，上轿吧。”舅翁给伴娘使了个眼色，伴娘连拉带推地把碧青弄进了花轿；碧青也没有挣扎，只是默默地流泪。

轿夫问：“往哪儿抬啊？是去公婆家还是回娘家？”

“废话！去塘西麦府。”舅翁高声喊道，“走啊，吹打起来！”

迎亲和送亲的队伍在唢呐声中继续前行。轿子里，碧青紧紧攥着那把扇子，嘴角咬出了血……

迎亲的唢呐声传进了麦家宅院，也传进了麦老爷的卧室。麦老爷动了动身子，他显然是听到了。

大叔公小跑着进来，犹豫了一下，弯下腰小声问麦老爷：“新娘马上就要抬进门了，怎么办？”

麦老爷嘴唇颤抖着，吃力地说出几个字：“办……办……麦家……不

能垮！”

大叔公还想听麦老爷再说什么，麦老爷头一歪，咽了气。

家人们慌成一团，哭声四起。

大叔公知道麦家的这一摊子事都落到自己身上了，他定了定神，把家人、亲戚们招呼到一起，说：

“今天，红、白喜事都让我们麦家遇上了，这是吉兆，吉兆啊……老爷临走时说了，麦家不能垮！虽然没有新郎，但婚事还是要办，少爷他迟早还得回来……花轿马上就要抬进门了，谁都不许再哭，不要叫沈家送亲的看出什么来。等忙过了红事，再来料理白事，给老爷发丧……”

“哼，什么吉兆！”表姨说，“老爷本来好好的，一听到迎亲的唢呐声就过去了，这新娘准是个丧门星！”

“可不是嘛！”表姑说，“今天，迎亲的人一上路，少爷就中了邪了，又烧地契又领着那些穷鬼来挑走了仓里的稻谷，少爷人也跑了，你们说晦气不晦气呀！”

“唉，这会儿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快想想办法吧，新娘进了门，跟谁拜堂呀？”大叔婆冲着大叔公问道，“老鬼，你说，跟谁拜堂呀？”

大叔公擦着脸上的汗：“拜堂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就拿公鸡……拿公鸡代替。”

家仆早有准备，拎着一只大花公鸡跑了过来：“大叔公，你看这只行不？从赵老爷家借的，它已经代替别家新郎拜过一次堂了。”

大叔公看了看那只公鸡：“行，行，去给洗一洗，再系上大红绸子。”

尽管用公鸡代替新郎拜堂是这一带乡里曾经有过的事，但麦家人一个个还是惊讶不已。大叔公顾不得这些了，大声说道：“都把眼泪擦干了，到外面去，迎接新娘进门！”

炮仗声、唢呐声立时大作，大叔公领着麦家人拜过门神，然后将花轿迎进了院内。

碧青从帘布的缝隙里偷看着外面的情景。

大叔公满脸堆笑，与新娘家送亲的客人打着招呼；而麦家的其他人则站在一旁，脸色冰冷，目光怪异，在他们眼里，此时抬进来院子里来的大红花轿就是一个晦气的邪物。

喷呐声停止了，碧青被迎下花轿。她发觉院里一片沉寂，四周充满敌意的气氛，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感觉自己如同一只掉进了狼群的羔羊……

这是沈碧青的新婚之夜，新房是麦耀棠以前的卧室，房间里冷冰冰的，死一般沉寂，只有悬挂在床头的两只大红灯笼泛着一丝暖光。碧青蜷缩在床角，眼前一直晃动着刚才与公鸡拜堂的情景，禁不住一阵阵恐惧……她环顾房内，似乎想找出一点“丈夫”留下的痕迹，可是什么也没有。

一个丫环轻轻进来，把一盆热水放在地上，说：“少奶奶，我叫阿凤，是侍奉你的，有事你就唤我。”说罢轻轻退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阿凤又来送水，见她还是那样在床角蜷缩着，不禁一愣：“少奶奶，你一宿没睡啊？”

碧青说：“阿凤，带我出去走走吧。”

阿凤带着碧青刚走到后花园，就迎面遇见一个人。阿凤介绍说：“这是三叔。”

碧青恭敬地弯了下腰：“三叔……”

三叔却像没有听见，扭脸快步走了过去。

迎面又遇到一个女人。阿凤说：“这是表姑。”

碧青轻声叫道：“表姑……”

表姑站下，用刻毒的目光盯着碧青：“别叫我‘表姑’，晦气！”表姑临走，还往地上狠狠唾了一口。

碧青呆呆地站着，整个人都僵住了。阿凤安慰她：“别往心里去，少爷临走烧了家里的地契，把仓里的粮食分给了佃户，老爷活活地给气死了，他们都恨少爷，当然也就恨你。”

碧青闻言吃了一惊，心下狐疑这麦家少爷打小就熟读圣贤之书，又出洋万里喝了多年洋墨水，怎么竟做出这些忤逆不孝的行为；想起自己的这位“丈夫”给她这新娘子“一纸休书”的见面礼，这等薄情寡义的人，做下些禽兽不如的勾当，也是不难想象的。她不好意思跟侍女打探讯息，兀自伤心，默默地跟着阿凤来到大门口。阿凤已经跨出了大门，走在后面的碧青却被看门的家仆拦住：“少奶奶，你不能出去。”

碧青问：“为什么？”

管家跑过来说：“少爷出门在外，少奶奶最好不要去外面抛头露面。”

见碧青一副不解的样子，管家接着又说：“大叔公有交代，现在到处兵荒马乱的，出了门万一遇到点什么事，以后少爷回来了不好向他交代。阿凤，带少奶奶回房休息去吧，别到处瞎跑！”

阿凤只好拉起碧青的手：“少奶奶，我们回去吧。”

一连数天，碧青都被麦家的人看着不准出门，就连麦老爷出殡也不许她露面。

这天，阿凤刚来到碧青房间，就听见一个女声在外面扯着嗓子叫骂：“

“该死的，好好的一个家，让你一来，给败成了什么样子！你这个扫把星，还有脸待在我们麦家？我要是你，早一头撞死了……”

阿凤小声告诉碧青：“这是表姨，准是她那个赌棍男人又输了钱，就跑到这儿来找碴儿骂人。哼，拐弯抹角、八竿子才打得着的亲戚，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碧青问：“阿凤，昨天老爷出殡，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去？”

阿凤说：“他们说你晦气。唉，真是瞎说！他们家的那些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反倒是你冤呢，跟公鸡拜堂，孤零零独守空房，还要受这些人的闲气……”

远远近近的爆竹声噼啪作响，昭示着过年的气氛。碧青独坐于暗烛之下，心境凄怆地吟诵着一本诗集，阿凤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喊道：“少奶奶，不好了，惠平镇你娘家那边来人了！”

碧青应声小跑了出去，还没闹明白娘家来人怎么就不好了，就见娘家的用人阿财披麻戴孝地正跪在门口。阿财一见碧青大哭道：“大小姐，太太她……走啦！”

碧青心里一惊，连忙问道：“怎么回事，我娘怎么了？”

阿财抹着眼泪说：“自打你出嫁遇到这么多倒霉的事故，太太又气又急就病倒了，整天以泪洗面，絮絮叨叨为小姐担忧，说你年轻不懂事，刚进麦家新妇难为，怕你为她牵挂，一直不让告诉你。前天，醉月楼的金香抱着个婴儿打上门来，说她给沈家生了小少爷，逼老爷赶紧给她赎身迎娶；催太太立刻给她收拾新房、置办家私，好好安顿她这新人和少主。太太的病就加重了……”

碧青奔丧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回到麦家，把自己关在屋里，目光呆滞地盯着地面。过了一会，碧青推开窗户，茫然地望着外面。大叔公好像就在窗外等着似的，从窗口闪出半个脑袋。碧青不由一颤，正要转身躲开，大叔公却主动跟她打起了招呼。

“碧青啊……”

“大叔公。”

“都怪我太忙了，一直没顾上来看你。怎么样？来到家里后一切都好吗？”

碧青搪塞着：“嗯，还好”。

大叔公一反常态地对碧青满脸堆笑：“好就行，好就行。呵呵，碧青啊，今天家里来了几个亲戚，他们想见见你。”

碧青一怔：“见我？”

“走吧，大叔公带你去。”

碧青不明白大叔公今天为何对自己如此亲切，迟疑了一下，走出屋子。阿凤跟在碧青后面，却被大叔公拦了下来：“我们麦家的事，你就别去了，啊？”

阿凤站下，一脸的狐疑。

碧青跟着大叔公来到麦家客厅，客厅里烟雾缭绕，男男女女的，有人在喝茶、嗑瓜子，有人推着牌九。

大叔公喊了一声：“来了，来了。”

碧青立即吸引了所有目光，这让她感到局促、惶恐。

“你就是碧青啊？来来来，挨着我坐。”一个正在推牌九的浓妆艳抹的中年妇女一把将碧青拉到她身边坐下，“一块儿玩吧。”

碧青说：“我不会。”

“这不难，玩一把就会了。”

“对不起，我真的不会。”

“哟，这么本分啊？”中年妇女打量着碧青，说，“眉眼还真不错，就是瘦了点，脸色也不太好。”

一个瘦得跟麻秆似的男人瞄了碧青一眼，怪声怪气地说：“新媳妇刚